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六回 顏夫人快訂良姻 梅公子初觀色界

話說年年交代，只在除夕，明日又是元旦，未免有些慶賀之事。忙了兩天，至初三日，王文輝處就有知單並三副帖子來，知單上開的是：戶部侍郎劉、內閣學士吳、翰林院侍讀學士梅、詹事府正詹事莊、左庶子鄭、通政司王、光祿寺少卿周、國子監司業張、吏科給事中央、掌山西道陸、兵部員外郎楊、工部郎中孫、共□二位。士燮看了比去年人更少了，叫小廝拿兩副帖，到書房裡去與魏、李兩位少爺。到了初五日，顏夫人也要請客，請了他表嫂王文輝的陸氏夫人，並他家孫氏少奶奶，與兩位表姪女，又請了孫亮功的陸氏夫人，與其大姑娘，並兩位少奶奶，就是孫大姑娘辭了不來。

這王、孫兩家的陸氏夫人，是嫡堂姊妹，王家的陸氏夫人，是陸御史宗沅的堂妹，他親哥哥叫陸宗淮，現任四川臬司。

孫家的陸氏夫人，是陸宗沅的胞妹。王家的陸夫人年四□一歲，孫家的陸夫人年三□九歲。這兩位夫人都是續娶的。雖在中，卻還生得少艾，不過像三□來歲的人，而且性愛■華，其服飾與少年人一樣。王文輝的夫人生得風流窈窕，是個直性爽快人，與文輝琴瑟和諧。這孫家的陸夫人，容貌也與乃姊彷彿，但性情悍妒，本將亮功有些看不起，又為他前妻遺下來三個寶貝，都是絕世無雙，心頭眼底刻刻生煩，閒來只好將亮功解個悶兒。這亮功從前的前妻，是極醜陋的，也接接連連生了一女兩男，後娶了這位美貌佳人，便當著菩薩供養。這個陸夫人，也是自小嬌憨慣的。到了如今二□餘年，已是四□來歲人，性氣倒好了些，也把亮功看待比從前好得多了。無奈亮功已中心誠服在前，目下夫人雖能格外施恩，他卻是一樣鞠躬盡瘁。

陸夫人就生了王恂的少奶奶一個，名叫佩秋，生得德容兼備，愛若掌珠，□八歲嫁與王家去了。還有個白頭的大姑娘，是不能嫁人的，新年已二□九歲。嗣徽二□六，嗣元二□四，這兩個廢物，都已娶了親。嗣徽娶的沈氏，是國子監司業沈恭之女，名字叫做芸姑。生得齊齊整整，伶俐聰明，嫁了過來，見了那樣丈夫，便想自尋短見，被他的丫鬟苦勸，只得自己怨命。後來回了娘家，不肯過來。

那位司業公，是個古板道學人，將女兒教訓了一頓，送了過來。這沈姑娘實在無法，又遇嗣徽淫欲無度，那個紅鼻子常在他臉上擦來擦去，鬧得沈姑娘肉麻難忍，後來只得將一個陪房的大丫頭，叫嗣徽收了。這丫頭名叫松兒，生得板門似的一扇八寸長的腳，人倒極風騷的，嗣徽本先偷上了幾次，試用過他那件器物，倒是個好材料，便愛如珍寶，竟有專房之寵。這沈姑娘如何還有妒心，恨不得他們如蛤蚧一般，常常的連在一處，也脫了他的罪孽。外面侍奉翁姑，頗為承順，背地卻時時垂淚。

這嗣元娶的是巴氏，名字叫做來風。父親巴天寵，是上江風陽人，清白出身。自小當兵，生得一表人材，精於弓馬，又得了軍功，年才四□餘歲，已升到總兵之職，現在天津鎮守海口。聽了媒人謊話，將個愛女嫁了嗣元。

這位巴姑娘生得□分俊俏，桃腮杏臉，腰細身長，柳眉暈殺而帶媚，鳳眼含威而有情，性氣燥烈異常，少小嬌癡已慣，可憐□七歲就嫁了過來。他道文官之子是個風流佳婿，蘊藉才郎，一見嗣元那個猴頭狗腦的嘴臉，又是期期艾艾，一口結巴，就在帳裡哭了半日。到晚嗣元上牀，要與他脫衣，就被他打個嘴巴。嗣元半邊臉，已打得似個向陽桃子，便嚷將起來，似狗狽的一般，揎拳擄臂，也想來打巴姑娘。巴姑娘趁他走近身時，便站將起來，索性的劈胸一拳，把嗣元打了一交，嗣元爬起來往外就跑，伴送婆、家人媳婦、陪房的丫頭一齊拖住，再三的勸他，又將巴姑娘也勸了一會。這巴姑娘原也一時使氣，仔細一想，原悔自己太冒失了，鬧起來不好看，且兼娘家又遠，照應不來，只得忍耐不語。嗣元嘴裡亂說，被伴送婆掩了他的口，與他們卸了妝，脫了衣，再三的和解，服侍他們睡下，方才出去。嗣元經了這兩下，心已悔了，再不敢尋他，只得避在腳頭，睡了一夜。過了幾天，巴姑娘的乳母苦苦的喻以大義，說官家之女，怎好打起丈夫來，就是丈夫生得不好，也是各人前定的姻緣。巴姑娘原是個聰明人，也知木已成舟，不能怎樣，只好獨自灑淚。這嗣元過了幾天，見他和平些了，便想也行個周公之禮。等他睡著了，便解開了他的衣褲。巴姑娘本要不依，一想吵鬧起來便不好聽，且看看這呆子怎樣。誰想這個孫嗣元，樣樣鄙夷乃兄，獨這件事卻沒有乃兄在行，始而不得其門，及得了門時，已是涕淚漣漣，柔如繞指了。孫嗣元又急又愧，巴姑娘又恨又氣，以後非高興時，便輕易不許嗣元近身，所以巴姑娘做了五六年媳婦，尚未得人倫之妙，這也不必敘他。

那一日，文輝的夫人帶了二女一媳，香車繡轎的到了梅宅。

顏夫人領著一群僕婦丫鬟迎將出來，引進了內堂。這顏夫人雖四□外的人，尚覺豐采如仙，其面貌與子玉彷彿。顏夫人見瓊華小姐更覺生得好，清如浣雪，秀若餐霞，疑不食人間煙火食者。而蓉華小姐朗潤清華，外妍內秀。那個孫氏少奶奶佩秋，媚妍婉妙，和順如春。兩夫人見過了禮，然後兩位少奶奶、一位姑娘，齊齊的拜見了顏夫人，各敘了些寒溫。陸夫人問起子玉來，顏夫人說他父親帶他出門去了，瓊華小姐心裡始覺安穩。忽見僕婦報導：「孫家太太與少奶奶到。顏夫人也降階迎接，陸氏夫人是常見的，那兩位少奶奶雖見過兩次，看今日裝飾起來愈覺嬌豔，顏夫人也深知其所適非天，便心裡□分疼愛起來。當下各人見禮已畢，談起家常來，文輝的夫人，總稱贊子玉，似有欣羨之意。亮功的夫人笑道：「姐姐，你的外甥固好，就我的外甥女也不錯。你既然這樣心愛，你何不將我的外甥女，配了你的外甥，也如我將我的外甥，配了你的外甥女一樣。你們親上加親，教我也沾個四門親的光兒不好嗎？」顏夫人初聽，竟摸不清楚，後來想著了，就笑道：「姊姊好口齒，這麼一繞，叫我竟想不出誰來？我們是久有此心，恐怕自己的孩子頑劣，不敢啟齒，怕碰起釘子來。我想表嫂未必肯答應的。」

文輝的夫人道：「姑太太是什麼話，咱們至親，那裡還有這些客話。倒是我的孩子配不上外甥是真的。姑太太想必不肯作主，還要讓姑老爺得知，姑老爺心裡怎樣？」顏夫人道：「我們老爺也久有此心，在家也常說起來。去年表兄來托我們做媒，我就要說出來，剛剛有件什麼事情來，就打斷了，沒有能說，至今還耿耿在心的。」亮功的夫人冒冒失失道：「就這樣罷，兒女之事，娘也可以作得主的，定要父親嗎？」顏夫人道：「若別家呢，我就不敢做主，自然要等他父親答應。若說這外甥女，是我們二人商量過許多回了，都是一心一意的，只要表嫂肯賞臉就是了。」文輝的夫人道：「們也是這樣。」亮功的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們兩親家見一個禮，一言為定罷。」顏夫人就對文輝的夫人拜了一拜，文輝的夫人也拜了。亮功的夫人實在爽快，將顏夫人頭上仔細一看，拔下一枝玉燕釵，就走到瓊華面前與他戴上，瓊華兩頰發紅，用手微攔。亮功的夫人笑道：「這是終身大事，不要害燥。」羞得瓊華小姐置身無地，說又不好，避又不好，除下釵子又不好，低了頭，雙淚溶溶，幾乎要羞得哭出來。他的母親與顏夫人看了，皆微微的含笑，眾少奶奶也都笑盈盈的。蓉華見妹子著實為難，便拉著他到蘭干外看花，又到別處屋子裡去逛，眾少奶奶一齊跟著去了。亮功的夫人道：「我這個媒做得好麼，你們兩親家，都應感激我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分毫不差。比不得我們那三個廢物，兩個廢男，已經害了兩位姑娘，還有個廢女在家，難道也能害人麼？這也就可以不必了。」文輝的夫人道：「你們兩位少奶奶倒和氣麼？」亮功夫人冷笑道：「怎麼能和氣？人心總是一樣，難道我還能幫著兒子說媳婦不好？我自己看看也過意不去。

大房呢，他外面還能忍耐，不過悶在心裡，閒時取笑取笑他。

二房的性子比我還燥。我們那老二更不如老大，嘴裡勒勒勒勒的勒不清，毛手毛腳不安靜，我聽得常挨他媳婦打，打得滿屋子嚷，滿屋子跑，我也只好裝聽不見。花枝兒般的一個媳婦，難道還說他不好？叫他天天與個猴兒做伴，自然氣苦交加。我是最明白的，不比人家護短，就自己兒子好。也只有你妹夫才生得出這樣好兒女來。」說得兩位夫人皆笑。且說眾少奶奶同著瓊華小姐，逛到一處，是個三小間的套房，甚是精緻。

名書古畫，周鼎商彝，羅列滿前。內裡有兩個小丫頭，送上茶來。沈氏少奶奶問道：「這間屋於是誰住的？」小丫頭道：「是少爺住的。」沈氏少奶奶道：「少爺不在屋裡麼？」小丫頭道：「不在屋裡。」眾少奶奶便放了心逛起來。到了裡間，見小小的一張楠木牀，錦帳銀鈎，□分華豔，似蘭似麝，香氣襲人。

眾少奶奶見這屋子精雅，便都坐下。巴氏少奶奶是沒有見過子玉的，見鏡屏裡畫著一個美少年，麵粉唇朱，秀氣成彩，光華耀目，覺眼中從未見過這樣美貌人，便拉孫氏少奶奶同看道：「姑奶奶你看這畫，畫得好麼？」孫氏少奶奶一笑道：「這個就是我們將來的二姑爺，真畫得像。」蓉華與沈氏少奶奶都來看子玉的小照，惟有瓊華不來，獨自走到書桌邊。隨手將書一翻，見有一張花箋，寫著幾首七言絕句，題是《車中人》，像是見美人而有所思。看到第三首末句，是押的瓊字韻，用的是仙女許飛瓊；第四首末句是押的華字韻，用的是仙女阮凌華。

瓊華看了心裡一驚，想道：這位表兄原來這般輕薄，他倒將我的名字拆開了押在韻裡，適或被別人見了怎好。遂趁他們在那裡看畫，即用指甲挖去了那兩個字，臉上紅紅的，獨自走了出去。

那邊眾少奶奶也出來，巴氏少奶奶還將子玉的小照看個不已，出來時還回頭了兩次，不覺失口贊道：「這才是個佳公子呢。」

眾佳人微笑。顏夫人著丫鬟來請坐席，眾佳人方才出來。這席分了兩桌：三位夫人一桌，五位佳人一桌。席間兩位陸夫人好不會講，這邊那幾位少奶奶，也各興致勃勃。唯有瓊華小姐，今日心神不安，坐在席間說也不說，心裡恨他的姨母將顏夫人的釵子戴在他頭上，便覺得這個頭，就有千斤之重，抬不起來。

眾少奶奶知他的心事，雖尋些閒話來排解他，他卻總是低頭不語，懊悔今日真來錯了。這兩位夫人，與眾佳人敘了一日，直到晚飯後定了更才散。

次日，要說妨蘇會館團拜的事了，一早梅學士先去了。聘才於隔宿已向子玉借了一副衣裳，長短稱身。只有元茂嫌自己的衣服不好，悶悶的不高興，見了子玉華冠麗服的出來，相形之下頗不相稱，便賭氣脫下衣裳，仍穿了便服，說道：「我不去了。」子玉就命雲兒進去。稟知太太，將我的衣服拿一副出來，說李少爺要穿，雲兒隨即捧了一包出來。誰知子玉雖與元茂差不多高，而身材大小卻差得遠甚。元茂項粗腰大，不說別的，這領子就扣不上；束起腰來，短了三寸。子玉道：「不好，我的衣服你穿不得，不如穿我們老爺的罷。」又叫雲兒進去換了，拿了梅學士的衣服出來。這梅學士生得很高，兼之是兩件大毛衣服，又長又寬。元茂穿了，在地下亂掃。聘才替他提起了兩三寸，束緊了腰，前後抹了幾抹，倒成了個前雞胸後駝背。

再穿了外面的狹狹裘，子玉又將個大毛貂冠給他戴了，覺得毛茸茸的一大團，車裡都要坐不下去，惹得子玉、聘才皆笑。帶了四個書童出來，外面已套了兩輛車，四匹馬。子玉獨坐一車，聘才、元茂同坐一車，一徑來到姑蘇會館，車已歇滿了。

三人進內，梅宅的家人見了，迎上前來，道：「王少爺、顏少爺來了多時了，諸位老爺早已到齊。」遂一直引至正座，見已開了戲。座中諸老輩，子玉尚有幾位不認識，士燮指點他一一見了禮，這些老前輩個個稱贊不休。隨後聘才、元茂上來與王文輝見禮。聘才還生得伶俐，這元茂又係近視眼，再加上那套衣服，轉動不便，一個揖作完，站起來，不料把文輝的帽子碰歪在一邊。文輝連忙整好，元茂也脹紅了臉，就想走開。

偏有那司業沈公，年老健談，拉住了子玉，見他這樣丰神秀澈，如神仙中人，想起他那位嬌客來，真覺人道中，有天仙人、魑魅魍魎兩途。便問了目下所讀何書，所習何文的話，子玉一一回答了。子玉尚是年輕，被這些老前輩，你一句我一句的贊，倒覺得他很不好意思。沈大人放了手，子玉等告退，來至東邊樓上，王恂、顏仲清便迎上來，都作揖道：「我們已等久了，怎麼這時候才來？」子玉道：「今日起遲了些，那孫大哥、孫二哥還沒有來麼？」王恂道：「也該快來了。」王、顏二人又與聘才、元茂款接了一番。只見對面樓上來了幾個，先是右侍郎的少君劉文澤做主，請了史給事的少君史南湘、吳閣學的外甥張仲兩、姑蘇名士高品、國子監司業沈公之子沈伯才、天津鎮守海口巴總兵之子巴霖，這兩位就是孫氏弟兄的妻舅。還有一個本京人，原任江蘇知縣之子馮子佩，尚未到來。這一班人，子玉除了南湘、文澤之外，恰不認識。這劉文澤字前舟，係中州世家，已得了二品廕生。這人最是和氣，性情闊大，藹然可親，尤好結交，與徐子雲、華星北均稱莫逆。那個張仲兩是揚州人，生得俊秀靈警，是進京來趕異路功名的，就住在他舅舅吳閣學家。一切手談博奕，吹竹彈絲，各色在行，捐了個九品前程，是個熱鬧場中的趣人。這高品是蘇州人，號卓然，是個拔貢生。聰明絕世，博覽群書，善於談諧，每出一語，往往顛倒四座。與沈司業有親，因此認得孫氏弟兄，時相戲侮。這沈伯才是個舉人，年已三□餘歲，近選了知縣，將要赴任去了，是個精明強幹的人。這巴霖卻從他父親任上來看他姐姐的。他的相貌與他姐姐一樣俊俏，年才二□歲，文武皆能。因與孫氏昆仲不對，情願住在店裡，與劉文澤倒是相好。

當下王恂、仲清引了子玉過去，與他們一一見了，彼此都是年誼世交，各敘了些仰慕之意。劉文澤道：「庸庵，你請客怎麼不通知我一聲。就是你請這二位生客，我們在一處也很好，何必又要另坐在那邊。」王恂笑道：「不是我定要與你們分開，庚香是不用說的，就是這李、魏二位長兄，也是最有趣的人。」

我今日還請了孫氏昆仲，這兩位與眾不同的，沈大哥雖不接洽，還不要緊，想能容得他。我實在怕巴老三一見他們，就要鬧起來。」眾人皆笑。

巴霖道：「王大哥，這就是你不該。你既然有三位尊客，就不應請那兩個惡客，教人食不下咽，不過看著裙帶上的情分罷了。」說得眾人大笑。高品道：「最好，最好，我們今日就並在一處，為什麼食不下咽？有了『蟲蛀千字文』，『韻雙聲譜』，還勝如《漢書》下酒呢。」史南湘道：「怕什麼？搬過來，搬過來！正席上有許多老前輩在那裡，巴老三想必也不動手的。」王恂只得叫將那邊兩桌，就搬過這邊，一同坐下，南湘道：「庚香，你今日就看見好戲好人了，你才信我不是言過其實呢。」子玉笑道：「你定的第一，我已經請教過了。」南湘道：「何如，可賞識得不錯？」子玉笑而不言。王恂道：「你幾時見過的？」子玉道：「你好記性，那天還問你要飯吃，拉住了你，你忘了？」南湘側耳而聽，聽這說話詫異，將要問時。王恂笑道：「冤哉！冤哉！那個那裡是袁寶珠，那是頂黑的黑相公，偏偏他的名字也叫保珠，庚香一聽就當是你定的第一名。我也想著要分辨，就被那保環纏住，沒有這個空兒。」南湘大笑，子玉才知道另是個保珠，不是《花選》上的寶珠。

只見王家的家人報導：「孫少爺到。」嗣徽昆仲先到正席上見了禮，然後上樓，眾人都笑面相迎。嗣徽舉眼一望，見了許多人，便作了一個公揖。見了高品、沈伯才，心中甚是吃驚，暗道：「偏偏今日運氣不佳，遇見了這兩個冤家。」嗣元見了巴霖，也覺心跳，也與眾人見了禮，巴霖勉強強強，作了半個揖。樓上分了四桌。劉文澤道：「都是相好，也不必推讓，隨意坐最好」。大家都要遠著孫氏弟兄，便亂坐起來。劉文澤、沈伯才、巴霖、張仲兩坐了一席；史南湘、顏仲清、高品拉了子玉過來，坐了一席；聘才、元茂坐了一席；嗣徽、嗣元坐了一席，王恂只好兩席輪流作陪。孫嗣徽又之乎者也的鬧了一會，問了魏、李二位姓名、籍貫。一面就擺上菜喝酒。高品見嗣徽的臉上疙瘩更多了好些，喝了幾杯酒，那個紅鼻子如經霜辣子，通紅光亮。

高品對著沈伯才笑道：「天下又紅又光的，是什麼東西，不准說好的，要說頂髒的東西。」伯才已明白是說嗣徽的鼻子，便笑道：「你且說一個樣子來。」高品道：「我說：紅而光，臘盡春回狗起陽。」眾人忍不住一笑。嗣徽明白，瞪了高品一眼，道：「惡用是□者為哉？雞鳴狗吠相聞，而達乎四境。」眾人又笑。沈伯才笑道：「我也有一句：紅而光，屎急肛門脫痔瘡。」眾人恐正席上聽見，不敢放聲，然已忍不住笑聲滿座。巴霖道：「我也有一句，比你們的說得略要乾淨些。」即說道：「紅而光，酒糟鼻子懸中央。」高品笑道：「不好了，教你說穿了題，以後就沒有文章了。」嗣徽道：「好不通。這些東西，有什麼紅，有什麼光？」即說道：「紅而光……」便頓住了，再說不出來。

眾人看了他那神色，又各大笑。嗣元呵呵的笑起來，那只吊眼睛索落落的滴淚，說道：「我、我、我有一句：紅紅紅紅而光，一一一團火球飛上牀。」眾人笑得難忍，將要高聲笑起來。顏仲清道：「這一燒真燒得個紅而光了。」高品道：「這一燒燒成了孫老二的三字經。」眾人不解其說，高品道：「那救火的時候，自然說來、來、來！快、快、快！救、救、救！搬什物的搶、搶、搶！逃命的跑、跑、跑！風是呼、呼、呼！火是烘、烘、烘！燒著東西，爆起來口必、口必、口必！剝、剝、剝！人聲嘈雜，嘻、嘻、嘻！出、出、出！不是一部《三字經》麼？」巴霖道：「孫老二還有兩門專經，你們知道沒有？」高品笑道：「我倒不曉得他還有專經。」巴霖道：「打手銃，倒溺壺，這兩門是他的專經。」眾人聽他罵得太惡，倒不曉得他有何寓意，便再問他。巴霖

道：「也是個三字經，打手統是捋、捋、捋，倒溺壺是別、別、別。」眾人大笑。子玉贊道：「這兩經尤妙，實在說得自然得很。」從此嗣元又添了一個「未批三字經」的諱名。嗣元將要翻臉，又因他父親在上，且從前被巴霖打過幾回，吃了痛苦，因此不敢與較，只好忍氣結舌。唯把那隻眼睛睜大了，狠狠的瞪著他滴淚。

停了一會，見聘才的跟班走到聘才身邊道：「葉先生送來的戲單。」子玉過來，與聘才同看，見頭幾出是《掃花》、《三醉》、《議劍》、《謁師》、《賞荷》，都已唱過；以下是《功宴》、《瑤臺》、《舞盤》、《偷詩》、《題曲》、《山門》、《出獵》、《回獵》、《遊園驚夢》，末後是《明珠記》上的《俠隱》，子玉悄悄的向聘才道：「戲倒罷了，只不曉得有琴官的戲沒有？」一語未了，只聽得樓下有人嚷道：「沒有袁寶珠的戲，是斷不依的。」

子玉等往下看時，卻是王文輝在那裡發氣，見一個人只管陪著笑，又向文輝請安。又聽文輝說道：「就是在徐老爺那裡，唱一齣再去何妨；況且定戲時，怎樣交代你的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出《驚夢》有個新來的琴官，比寶珠還好。大人不信，叫他先唱一齣瞧瞧，如果不中大人的意，再趕著去叫寶珠來，包管不誤。」劉侍郎道：「也罷，唱了《瑤臺》之後，就唱《驚夢》也使得。」那人答應幾個「是！」看著文輝不言語，也就進戲房去了。聘才向子玉道：「你聽見沒有？」子玉點頭，心上很感激文輝。

《功宴》唱完了，是《瑤臺》出場。子玉一見，吃了一驚，心上迷迷糊糊倒先當他是琴官，又看不大像，比琴官略大些。

只見得這人，如寶月祥雲，明霞仙露，香觸觸，春靄靄，花開到八分，色豔到十足。已看得出神，便問南湘道：「這是誰？」

有此秀骨。」南湘道：「這個算好嗎，只怕也難入品題。」子玉知南湘故意譏諷他，便問仲清，仲清道：「這就是《花選》上第二的瑤臺壁月蘇惠芳。」於玉歎道：「天地鍾靈盡於此矣，我竟如夏蟲不可語冰，難怪竹君怪我。」南湘哈哈大笑道：「我也不怪的，幸你自行檢舉。」文澤道：「怎麼？庚香連蘇媚香也不認識。」南湘道：「他是秀才不出門，焉知天下事。」少頃《瑤臺》唱完，便是《驚夢》。

子玉倒有些不放心，恐琴官也未必壓得下這蘇惠芳，且先聚精會神等著。上場門口，簾子一掀，琴官已經見過二次，這面目記得逼真的了。手鑼響處，蓮步移時，香風已到，正如八月□五月圓夜，龍宮寶寶，寶氣上騰，月光下接，似雲非雲的，結成了一個五彩祥雲華蓋，其光華色豔非世間之物可比。這一道光射將過來，把子玉的眼光分作幾處，在他遍身旋繞，幾至聚不攏來，愈看愈不分明。幸虧聽得他唱起來，就從「夢回鶯囀」，一字字聽去，聽到「一生愛好是天然」、「良辰美景奈何在」等處，覺得一縷幽香，從琴官口中搖漾出來，幽怨分明，心情畢露，真有天仙化人之妙。再聽下去，到「一例、一例裡神仙眷，甚良緣，把青春拋的遠」，便字字打入子玉心坎，幾乎流下淚來，只得勉強忍住。再看那柳夢梅出場，唱到「忍耐溫存一晌眠」，聘才問道：「何如？」子玉並未聽見，魂靈兒倒像附在小生身上，同了琴官進去了。偏有那李元茂冒冒失失走過來，把子玉一拍，道：「這就是琴官，你說好不好？」倒把子玉唬了一跳。眾人都也看得出神。

原來琴官一出場，早已看見子玉，他是夢中多見了一回，今日已是第四回了，心裡暗暗歡喜道：「難得今日這位公子也在這裡。」到第二次出場，唱那「雨香雲片」這枝曲子，一面唱，那眼波只望著子玉溜來，子玉心裡□分暢滿。文澤低低的對南湘道：「這個新來的相公，倒與庚香很熟，你瞧這一片神情，盡注意著他。」南湘向子玉道：「這個相公叫什麼名字？」子玉道：「他叫琴官。」南湘道：「你們盤桓過幾回了？」子玉答道：「我尚不認識他。」文澤笑道：「庚香叫相公，是要瞞著人的。這樣四目相窺，兩心相照的光景，還說不認得，要怎樣才算認得呢？」大家都微笑看著子玉，子玉有口難辯，不覺臉紅起來。這出唱過，又看了陸素蘭的《舞盤》、金漱芳的《題曲》、李玉林的《偷詩》，都是無上上品，香豔絕倫，子玉唯有向南湘認錯而已。

席間那個張仲雨與聘才敘起來是親戚，講得很投機。聘才又把合席的人都恭維拉攏了一會。子玉又見那些相公，到正席上去勸酒的勸酒，講話的講話；頗覺有趣。又見他的舅舅王文輝，分外比人高興，後又看了一齣戲。正席上劉侍郎、梅學士、吳閣學、沈司業先散。子玉見他父親走了，天也不早，也要回去。剛起身時，忽見一個美少年上樓來。文澤的家人說道：「馮少爺來了！」馮子佩上前與眾人見禮，子玉見他還不過□八九歲，生得貌如美女，□分嫵媚。劉文澤道：「人家都要散了，怎麼這時候才來？」馮子佩道：「我早上進城到錦春園華府去拜年，原打算不耽擱的。華星北定要拉住吃了飯，又聽了他們幾齣戲，才放我走，還是急急的趕出來的。」子玉同了元茂、聘才告辭，諸人都送到樓門口，文澤、王恂、仲清送下樓來。

文澤對子玉道：「初九日弟備小酌，屈吾兄一敘，作個清談雅集。人不多，就是竹君、劍潭、庸庵、卓然幾位，吾兄斷不可推辭。」子玉應允，又謝了。王恂、聘才、元茂也同道了謝，一徑先回。那些人又談了一會，也各散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